

■苏康宝



盛夏时节，老家屋后花园里的那株木槿开花了，粉色的花朵绽放于茂密的枝叶间，星星点点，迎风摇曳，令人一见心生欢喜。

其实，我当初想要种植的并非木槿。一年前的那个春末，路过城市一处花圃，无意中邂逅了一株重瓣红樱，鲜艳的红色、浓密的花朵、清新的芬芳……一瞬间点燃了我内心的愉悦。当即，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——待到冬末初春时节，一定要在老家屋后的花园里，种上一株重瓣红樱。

平生素爱养花，身边朋友中热爱花木的人也为数不少，小可便是其中一位。那时，他在县城我家楼下的小区里开了一个画廊。但凡空闲，我俩都会碰头，一起煮茶聊花，遇到奇花异草，两人也还会相互截屏分享，甚至鼓动购买。

转眼到了冬末，在小可的画廊里，我下单购买了一株重瓣红樱，小可购买了两株他心仪已久的七彩蜡梅。

“世上怎么会有绽放七种不同颜色蜡梅的花树？”瞄了眼商家发给小可的视频，我提醒他，“小心上当受骗！”小可郑重其事地说：“放心，如今花卉种植，嫁接技术很先进，‘梅开五福’来，我买两株，养活了送你一盆，你也沾沾福气！”

没多久，小可收到包裹，打开里面，一把黄泥裹着两根小苗，枝条纤细，光秃秃的枝干，显得有气无力。我质疑：“怎么和视频里的不一样，能长得大开出花吗？”小可哈哈一笑安慰我：“别急，商家说了，这是七彩蜡梅新品种，春天栽种，当年冬天就开花，你就安心等着吧。”

小可对七彩蜡梅的呵护，如同对待孩童，可谓无微不至，特意为它们购买了两只仿古花盆。栽种下去后，晴天端到屋外晒太阳，雨天搬回屋内避风雨。冬季气温最冷的那几天，不惜电费，昼夜开启空调，为花树送暖。

与小可不同，我将重瓣红樱送回老家后，种植在屋后的花园里，因为在外地工作，难得回家，只能拜托母亲，帮忙看护。

春风渐暖，七彩蜡梅萌发出了点点嫩芽，鲜绿的叶片如同玉石雕琢，不几日绿叶舒展，油绿的叶面，闪闪发光。喜形于色的小可经常在微信朋友圈里炫耀。看着他在朋友圈晒出的七彩蜡梅照片，初看之下，那叶子让人眼熟，却又想不起在何处见过。带着这个疑问，我曾多次观察七彩蜡梅的叶子，有一天猛然醒悟，这叶子不就是小区花坛里冬青的叶子吗！为了求证，我还特意揪了一片蜡梅叶子，溜到小区花坛边细心比对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

原来，冬季花树凋零，难以辨别品种，商家利用了这个空隙，以廉价的冬青，摘除枝条上的叶子冒充七彩蜡梅，欺骗了小可。发现这一秘密后，我几次欲吐露实情，又不忍心打击小可，最终没敢戳破那层“窗户纸”。此后出差几日，返回小城后，悄然发现，画廊里的两盆七彩蜡梅早已不见踪影。我不便问，小可也没有主动解释。

因了七彩蜡梅的事，我开始怀疑乡下老家花园里的那株重瓣红樱。但是每次回去，见它在风中安然无恙的模样，不免又为自己无端的疑心感到惭愧。我反复叮嘱自己，人世间或许会有欺瞒，但花木却只忠于时节。

仲春时节，久久不见动静的重瓣红樱似乎从梦中醒来，追随着春天渐浓的脚步，在枝桠间抽出了星星点点的嫩芽。经过春风吹拂，没几日，那些叶片便开始成型，边缘呈现锯齿状。与我见过的那种重瓣红樱的叶子无一处相似。我这才明白，商家给我的根本就不是重瓣红樱，而是一株乡下四处可见、廉价的木槿。那一刻，我的内心颇为失望，好在那株我原本并不喜欢的木槿，不曾辜负它的使命和本心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为我盛开了一树繁花。

事情过后，我和小可谁都没再提及七彩蜡梅和重瓣红樱，或许它们都在为愚蠢地上了网购的当而羞于启齿。或许，此时此刻，唯有沉默，才是挽回颜面的最好方式。

爱花养花，日久生情。个别唯利是图的商家可以用冬青冒充七彩蜡梅，以木槿顶替重瓣红樱，可是质朴的花树却不会欺瞒人心，它顺着时节的变化，抽枝、长叶、绽放，哪怕不是你所喜欢的品种，哪怕不是你心心念念的模样，哪怕只是商家安排的“替身”，在属于它的花期里，它依旧会倾尽所有，开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，予人一份安宁与欢喜。

花草能做到的，往往人心却难以企及。

木槿花开

养花儿

■李浙平

妻在客厅南窗外的花架里，养了好些盆绿植，四季小心地照顾着。

这些被她叫作花儿的绿植，只算得“草花儿”，不名贵，甚至还有草药。在妻眼里，这些六月雪、朱顶红、海棠、吊兰、文竹、兰花、多肉植物和白毛苦菜（瑞安俗称，系菊科草本植物），都是“好花”。仙人球也隐匿在绿叶丛中。至于盆景状的松与小叶黄杨，先前没种成功，后来就放弃了。

妻啥时候开始养花儿？我回忆着，是退休后的事了。记得刚开始，我还帮着浇浇水。由于我不懂养花常识，将花根烧烂过几盆。看着花儿的菱姿，又遭了妻的几番呵斥后，我从此不敢妄动这些花儿，只在花儿结蕾、绽放，为它们拍几张照片，就自觉心满意足地赏过花了。

对这些“草花儿”，妻是费了心思的，浇水、施肥、剪枝、拔草、培土，都不马虎。在这样的侍弄下，花儿也应时开得好看，让窗口有一片灿烂。

像赶集似的，农历二月末，海棠、朱顶红、六月雪和白毛苦菜，争相绽放出花朵。

六月雪的白色花，很细小，星星点点，像是藏在黄绿相间的叶子里，不起眼。只有近看，那花，才像冬日初下的雪，疏疏地飘落在檐瓦上。

朱顶红总是花开两朵，如隔墙相望的张生与崔莺莺。花形很大、色红极，它的艳，叫人想到过去戏文里上花轿新娘的红盖头，看了便起许多遐思。

海棠总是柔弱的样子，而粉色的花朵又精致得那么素雅，每一朵，都如婉约的佳人，寂寞地依着美人靠，看春雨在河面落起层层涟漪。于是，我想起秦瘦鸥的《秋海棠》来。

我之前从未见过白毛苦菜开花，这株采自集云山的草药，它那细小的小白花瓣，如伸开的柔荑，竟让我回忆起过去握着的妻的手。那蕊的淡紫，更是我俩都喜欢的颜色。

夏秋的吊兰，垂下好些细长的枝，当枝上开出素洁的花，便有了水袖起舞的风姿。这时候你不会去想它一度被忽视的杂乱相，反而很悠闲地数着它每日开的花。由此我想，人总记着花开的美丽，却忘了它为孕育这些花而甘心寂寞的日子。这便让我认为，吊兰的品质是可以比喻良家女子的。

为什么要将“文竹”的名，冠给这种叶如披蓑而枝干似节的植物呢？我是孤陋寡闻了。但妻却对这盆文竹照顾有加，有一点点褐黄泛于叶，便细心剪去，还在花盆里覆上草皮。雨天，妻将文竹拿到窗外花架上，沐浴甘霖，然后再搬回摆在小圆桌上。某日，当有一根枝独立而长时，妻准备剪掉。我说“看它长成一个什么样儿”，妻便不剪了。当日日苗长的独枝弯曲后，我献给它一首诗，“文竹中那根小枝／让它自然生长／竟如云岫了。”一盆普通的绿植，也能诱发生活的诗意。善待这些草花儿，未必不是善待自己心中想要的平凡生活。

兰花，妻养了四盆，除了一盆墨兰，其他的至今未见开花。室无兰香，不免让妻有点遗憾。但妻还是细心照料着，说“总有天它们会开花的”。有期待就好，可以心不躁，能静安。

妻照料花时的状态，不厌其烦，远比我做差了事的态度要好。但养花也会有心疼之时，如有次妻给花儿修枝时，错将墨兰旁生的新枝当作杂枝随手拔去。我看妻那潇洒地丢枝动作，奇怪地问：“你为何将新长的兰枝拔去？”妻顿时愣了一下，后又傻笑起来：“怪不得呀，拔都拔不起来。”看着妻心疼兰枝的表情，我笑得特别爽朗，“你忘了去年它开过花吗？”我为何这样爽朗，倘若是我拔掉了新枝，而妻又记得墨兰去年开花，那我面临的将又是一番数落。

看妻隔天就摆弄这些“草花儿”，让我想到老舍先生在《想北平》中写的：“对于物质上，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。花草是费钱的玩意，可是此地的‘草花儿’很便宜，而且家家有院子，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，即使算不了什么，可是到底可爱呀。墙上的牵牛，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，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！”

花儿可爱，养花怡心。这些平常花草，因了妻的养护，灿烂在窗口，使人的心情都好起来。自从窗口有花草儿，偶有鸟儿飞来一栖，偶有蜜蜂嗡嗡盘旋。看着，真舒心。

捉泥鳅的时光

■陈桂芬



图片由AI生成

河堤是斜的，上面长着青草，泥鳅就拼命往上窜。过一会儿，我再用泥巴把豁口堵住，扒开草丛，藏在里面的泥鳅一条一条现身，如此反复，一会儿工夫就有小半桶到手。七八岁的年纪，提着泥鳅桶，夏日晒得一身黑，大人都说我们就是赤条条的“小泥鳅”。

春夏秋是捉泥鳅的最好季节，入冬之后，田间地头一片寂静，泥鳅也钻入泥中御寒。农民开始耕旱田冬种，一个生产队一般有两头水牛耕地。曲木牛轭套在牛头颈上，与略呈三角形的犁铧配套使用，农民伯伯赶着耕牛往前走，犁铧把泥土翻转过来，潜伏在田里的泥鳅就被翻了出来。我跟后面，在翻出的槽沟里不时能捉到泥鳅，半天下来至少也有半斤多。但有的农民伯伯不让我们小孩子跟着，若发现泥鳅，就自己捉起来放进腰间的竹篓里。

泥鳅当年不入流，上不了台面。农家小孩将它捉来，多半是当作饲料喂家禽，家禽吃了爱下蛋，家长特别喜欢。但泥鳅腥味浓，放在灶台上，馋猫喵喵叫，想着办法偷吃。若哪家把泥鳅当一道菜，那是家境困难的标志。其实泥鳅味道很好，有两种常见吃法：一种是新鲜的泥鳅烧酒糟，另一种是把泥鳅放在锅里稍微煎一下，再把谷壳放在锅里烧焦，把泥鳅铺在谷壳上面熏，熏到黄中带黑，再放太阳下晒干，可以存放较久。炒着吃是下酒下饭的好菜，蒸着吃放点酱油与黄酒味道也特别好，我尤其喜欢吃泥鳅干下饭。

如今野生泥鳅身价倍增，成了水中“土人参”，不论煎食或煲汤，味道鲜美。泥鳅豆腐汤更是一道至味民间菜。泥鳅入锅，置入大块嫩豆腐，放足汤水和调料，文火慢炖，炖到汤色乳白，泥鳅与豆腐均鲜嫩无比。可惜，这样的一碗汤，如今在老家也难喝到了。

泥鳅曾是我故乡记忆的一部分。一次，我回到老家，沿着田埂走了许久，农渠还在，稻田还在，几十年前那种到处是泥鳅的光景却再也见不到了，它们终究躲不过现代文明的侵害。忆童年捉泥鳅的时光，不仅是回忆美好的记忆，更是盼着：童年回不去了，但愿泥鳅还能重返故乡的水田。

■林良爽

近段时间，我总在想：什么时候再去梧吞十二盘岭古道走走。周日上午，念头突然又蹦出来。那说走就走啊。

梧吞村依山傍水，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。我在村头停好车，就马不停蹄地进了村，走马观花逛了一圈，才想起还没吃午饭。正好车里有番茄，吃了一个，就去爬十二盘岭古道了。此时，时间是十二点十七分。

为何老念及十二盘岭古道？因为十年前，我曾与几位好友一同走过这条古道。十年过去了，古道是否还是当年的模样？梧吞村还有一些未解之谜，或许通过走访梧吞、重走古道，能找到解开这些谜团的线索。

第一次走古道时，与朋友一路谈笑风生，没留意脚下的古道有多长、有多少个拐弯。这次要探个究竟，便打开华为运动软件来记录。

初夏时节，山色葱茏，满眼绿意。一踏上古道，人仿佛被绿意包裹着前行，连山风都染上绿色。抬头仰望，古道两侧枫树的嫩叶在阳光下随风轻舞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落在古道的石阶上、厚厚的落叶间，似乎打出了热情的手语：“欢迎你再来”。

脚下的石头依旧是当年的模样，仿佛在诉说着古道的岁月沧桑。这条古道自古是潘岱、桐溪等地通往丽吞、温州城区的交通要道，历史上还曾是军事要道。过去，古道上常年人来人往，十分热闹。这片区域的人们依靠它走出温州、走向远方。当年，潘岱、桐溪一带的村民，都要走这条古道去丽吞购买生活用品。上次同行的潘岱朋友曾提起，过去潘岱许多人家的结婚用品也是到丽吞买的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经走了一公里左右。这段路虽随山势缓缓抬升，却没有石阶，走得还算轻松。一到“林间平台”，路面陡然变陡，从这里到“月下听泉”第一个弯，要连续攀爬三百多个石阶。过后，古道一路盘旋向上，有的地方不到十个石阶，就有一个拐弯。短短半公里竟要转过十二道弯，才抵达古道潘岱段的终点。“十二盘岭”的得名，或许就源于此。

越往上，手表频频发出心率过高的警示，提醒要调整呼吸。十年前那趟行程就不像这样吃力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当心率飙升到165时，我不得不放慢脚步，稍作停顿，长长地、深深地吸了几口山间浓郁的空气。走走停停约20分钟后，一座路亭出现在眼前，“遮风遮雨遮行客，通瑞通温通古今”，终点到了。记得十年前，路亭还是残垣断壁，当时有五六位老人正在修缮。如今这亭已能遮风、遮雨、遮行人了。

“枫迎盘岭八方客，亭系侨村四海心”，穿过路亭，下方就是丽吞街道上坦村。因肚子还饿着，就转身折返下山。恍惚间，竟似听见当年官军奔袭而上、围剿山脚上溪村“毛贼”的脚步声。据史料记载，此处确为古战场。至于黄巢起义军途经此道，则更多是传说。

古人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可实际上山并不容易，爬山的疲惫、心脏的负担，远不如下山来得轻松。不到20分钟，我就回到了古道入口。全程约3公里，前后用了一个小时左右。

十二盘岭古道沿途树木愈发繁茂，有了导引标识、观景台，还安装了地灯，破旧路亭修缮了，设置了休憩地方，古道的旅游与休闲功能日益凸显。而古道依然古朴、寂静。

这里的净与静，真得出奇。走在古道上，耳边唯有脚踩落叶的沙声、山风拂过的轻响，偶尔有一两只飞鸟掠过，几声鸣叫清脆地划过山谷。山中空无一人，唯有独处的自己。此时，尘世间的一切烦恼皆可放下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需与古道、古树、山风相伴，倾听岁月的回响。

我还是忍不住想了：梧吞村始于何时？梧吞林氏在历史上曾有过怎样的显赫？走过这条古道的，除了当年的挑夫与村民，还有多少社会名流、文人墨客？是否留下过诗文？山脚下的“三孙”（孙衣言、孙锵鸣、孙诒让），到访过这里吗？

这些问题，古道没有回答。它只是沉默地卧在那里，用满山的苍翠与寂静，迎接每一个过客。一条藏在深闺中的古道，你若得闲，不妨也来走走，爬完古道，再去梧吞水库的坝上喝杯咖啡。那一刻，或许你会明白，有些地方，是用来安放思绪的，而不是用来求解的。

